

树枏义室书话

黄永年 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未 来 出 版 社

黄永年 著

树新义室书话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未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树新义室书话 / 黄永年著. — 西安 : 未来出版社,
2016.9

(西京书话)

ISBN 978-7-5417-6241-3

I. ①树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08263 号

树新义室书话

选题策划 陆三强 马 鑫

责任编辑 马 鑫 陆三强

封面题签 学 文

封底篆刻 王石平

装帧设计 文川书坊
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未来出版社

地址 西安市丰庆路 91 号, 710082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

印张 7

字数 140 千字

版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17-6241-3

定价 35.00 元

《西京书话》出版弁言

书话，顾名思义就是由书引起的话语，书是要反应的客观对象，话是由这个客观对象引起的知识、感想和评论。“书话”的名称大概是从“诗话”“词话”“曲话”演变而来的，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批评文体，自宋人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始，话体批评由诗而词而曲而小说。这种审美的、感性的、直观的批评方式数百年来依然为作家、学者喜爱，在读书札记、题跋、小品文中生存了下来，继而孕育出一种别致的散文随笔体例——现代意义上的书话。

“书话”似是阿英最早采用的，即其出版于1936年的《〈红楼梦〉书话》。黄裳曾称阿英为新书话的“最早的先行者”。现代书话源于传统的读书杂记、藏书题跋、笔记札记，作家、学者在文献中寻找自己心灵的倾诉和安置之所，也通过研读文献来关注社会和现实。因书话作者关注的话题不同，而形成了两种内容：

一是以旧书为话题，谈书的买卖以及刻书、校勘、版本、藏书等书林掌故；另一种以新书为话题，谈中外文坛的书人书事。

“书话”有广义狭义之分，广义的书话是那些写与书有关的作品；狭义的书话，则大致是写书人书事，关注书的掌故、事略。书话的对象，举凡古今中外的艺文杂著，无所不包；书话的内容，多样广泛，随意漫谈，既有评论，也有轻松道来而非沉重的细细话语，传递的是书的知识 and 人的性情。书话也不囿于所谈之书，往往因书生发出去，对社会问题人生冷暖顺带发些议论和批评，语言简洁，点到为止，但能给人新鲜的见识。书话的情感抒发，常常是蕴藉的、内敛的、含蓄的，由书而及过去读书时的情景，不管是寂寞惆怅或心满意足皆溢于言表，都是性情所致，字字感人、句句有情。

纵观现代书话，可以看出，书话也分为文学书话和学术书话。文学书话有着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记叙、抒情、审美等特征，语言上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，近于散文随笔，鲁迅、唐弢、黄裳等的作品大体属于这

一类，或犀利尖锐，或从容深刻，或讲求辞藻，或关注议论，尽管因修养才情不同而风格各异，但都雅致耐读，属于文人写作；学术书话则将书作为研究对象，用于考证版本、探究文坛轶事、切磋书籍装帧，近于文献学的研究，郑振铎、黄永年、辛德勇等的作品即属于此类，或平实质朴，或细密考证，或讲求学术规范，或因书生情，亦因学术背景兴趣有别而风格不同，但也饶有趣味，属于学人著述。当然，实际上二者并不能截然分开，即使同一篇文章也无法区别哪些是文学的，哪些是学术的，其实书话本质上就是文和学的有机结合。非文非学其实就意味着亦文亦学，书话在学术与创作之间腾挪转换，摇曳生姿。

书话的内容因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，但既是“话”书、谈书，其中自然包含着对“书”的品评谈论，既包含一点考证和研究，又不单纯堆砌资料或作烦琐的校勘考证。围绕着书事，由小及大，无所不谈，包括对与书相关的人、事的议论与感悟，行文自如，情趣盎然，可以引发读者爱书藏书的兴致，得到丰富有趣的文史和版本知识。书话的“话”亦多印象式的点评，

即兴式的发挥，少有长篇大论，也鲜见严密的逻辑推演和旁征博引。

书话的风格以亲切柔和、宁静温婉为正宗，是散淡的、朴实的。然而，散淡、朴实丝毫不减它的文学性和学术价值，只是增添了它的可读性。好的书话作品是在有趣、深沉的书味中流泻出作者的真性情，以其文化内涵和沧桑感打动读者。同时又让情和趣自然融合，浑然天成。

现代书话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始，迄今已八十余年了。书话的作者大都是文坛中人，或作家或学者，书话中常叙述人情故实、文坛掌故，反映出的是历史的氛围和文化的气息。书话在记录作者读书、校书、购书、藏书的经历时，往往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得书的狂喜、失书的剧痛，反映了读书人、爱书人的癖性。书是读书人生命的一部分，是读书人一生难以割舍的情缘。书话中的抒情是内敛的、蕴藉的，它是通过“书”本身的文化力量，或通过作者得书、失书的欢欣与苦痛的自然流露来表达，从而实现书与情的交融。

书话的开本一般较小，装帧简洁朴素，力求做成

书品清秀，内容高雅，爱书人、藏书人见了则会爱不释手。这也是我们追求和努力的方向！

今天，随着全民阅读兴趣的提升，书话写作日盛一日，书话作品林林总总、成绩斐然。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倡导全民阅读，内容不断充实，方式不断创新，影响日益扩大。藏书是阅读的基础，书话是阅读的总结和宣传。书话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行世以来，为提高民众的阅读和收藏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翻开《读书》《书屋》《文汇报书周报》《中华读书报》等报刊，书话文章随处可见，也不乏精品佳作。长安自古文人荟萃，读书爱书之人众多，且不少人如黄永年、辛德勇、孙卫卫、理洵、崔文川等人活跃于全国读书界，取得了不俗的成就，并在书话创作实践中形成老中青三代写作梯队，成为“文学陕军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此我们策划了《西京书话》丛书，每册文字不多，配以书影，汇集了陕西籍或曾长期生活工作在陕西的作家、学者的作品，以自己读书、买书、藏书的经历为主，兼记相关书事、书人等故实，真情叙述阅读、藏书的美好以及带给人们的快乐和幸福，积极推动全民阅读。

《西京书话》丛书是陕西书话创作和出版的整体出发，是陕西书话出版的第一次，虽然还不能代表陕西书话创作的全部，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

感谢惠赐书稿的学者和作家！感谢陕西出版基金的大力支持！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，相信陕西的书话创作和出版会越来越好！

目 录

《西京书话》出版弁言 /1

买书经验杂谈 /001

半世纪前南京买书小记 /015

五十年代前期沪苏市上的宋元本书 /023

记得自忠厚书庄的善本书 /030

记传薪书店 /039

书市买书记 /047

记近年新得的清刻本 /056

记清康熙刻本《济颠语录》 /064

记寒斋的几部李商隐诗集 /076

旧书琐记 /083

忆世界书局的连环画 /112

介绍一个世纪前的童蒙读物 /117

从《人类的故事——给孩子们》新译本说起 /124

- 跋嘉庆刻本《仪礼疏》/132
- 跋明蓝格写本《左氏传说》/134
- 跋翁方纲批校本《经典释文》/135
- 跋阮元校本《说文解字》/136
- 跋藤花榭本《说文》/141
- 跋顾广圻校本《复古编》/142
- 跋明末汲古阁刻本《南齐书》/144
- 跋三朝本《北齐书》/145
- 跋崇文书局本《〈隋经籍志〉考证》/146
- 题旧写原编本《绛云楼书目》/147
- 跋明万历茅元仪刊本《嘉靖以来首辅传》/148
- 跋明正德刊本《申鉴》/149
- 跋明初刻本《传道四子书》/150
- 跋元刻递修残本《吕氏春秋》/151
- 跋明覆元至正刊本《师友雅言》/152
- 跋张闳声校本《淮南子》/154
- 跋明万历刊本《西京杂记》/158
- 跋康熙时舒木鲁明抄本《唐摭言》/160

- 跋明嘉靖世德堂刊本《拾遗记》/167
- 跋明刻本《野菜谱》/168
- 跋日本刊本《感山云卧纪谈》/169
- 跋明末刻本《读史管窥》《读经管窥》《读子管窥》/171
- 跋清康熙初印本《韩昌黎诗注》/172
- 跋明末三经草堂刻本《柳河东集》/173
- 跋沈田鸿过录何焯校本《元氏长庆集》/175
- 跋孙淇批校明万历刻本《白氏长庆集》/176
- 跋明嘉靖刊本《白氏文集》/177
- 跋葛正华过录纪昀评点本《李义山诗集》/178
- 跋沈田鸿过录何焯校本《温飞卿诗集》/179
- 跋翁同龢校本《文泉子》/180
- 跋劳格校本《笠泽丛书》/182
- 跋高丽刊本《桂苑笔耕集》/184
- 跋蒋西圃校本《河东柳仲塗先生文集》/186
- 跋清乾隆集思堂刻本《白云诗抄》/187
- 跋明万历刻本《秦少游诗集》/188
- 跋清保蕴楼抄本《吴梅村诗集笺注》/189

- 跋清刘燕庭写本《待庵题跋》/191
- 跋清雍正刻本《精华录》/192
- 跋清乾隆匪懈堂写刻本《姜西溟文抄》/193
- 跋别下斋旧藏清康熙写刻本《篋衍集》/194
- 跋四印斋初刻本《梦窗甲乙丙丁稿》/195
- 跋清乾嘉间活字本《吴都文粹》/197
- 跋清乾隆刻本《扬州东园题咏》/198
- 跋蒋杲过录何悼校本《王荆公唐百家诗选》/199
- 跋清康熙蛾术斋刻本《词苑丛谈》/202
- 跋《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》/203
- 跋《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目录》/204
- 后 记 /205

买书经验杂谈

近年来写了些讲买书玩版本的文章，现在我再写点买线装好书的经验。

经验，当然总有一点，因为从十三岁向母亲讨钱买石印本《文选》开始，至今也逾六十年了，只是不曾总结过。清夜自思，无非是“见多识广”四个字吧！见得多了，什么书有哪些版本大体能记得住，一部书随便打开来也可以说出是什么本子。识广，也就是知识面要广，这样才会喜获好书而不致交臂失之。

今天，先讲点凭知识获得好书的事情，这比较有趣味。不过也只能就记得起的往事中随便挑出一些来，没有什么条理，于是用了个“杂谈”作为题目。

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，家往常州，其时有家还算像样的古旧书店叫传古斋，先开在南大街，后移至双桂坊，是我常去看书买书的地方。大概是我上郊区苏州中学常州分校时名私立青云中学高中部的时候，

一次回城，在这店里发现四册黄旧的书，书根上用宋体字写着“仪礼校定本”，心想总有点花样，取下来一看原来是张尔岐《仪礼郑注句读》的坊刻本，刻得虽粗率，却从头到尾用朱笔小楷校过，有跋语题“乾隆甲寅孟陬辅之老人校宋本毕因记于后”，又有“嘉庆辛酉二月二十七日兆洛录并依所点句读”，还加盖“李兆洛印”白文小印。这李兆洛我早知道是阳湖派古文作家，辅之则是经学家金榜的字，看过《经学历史》和《书目答问》也知道。好在店里不识货，只用低廉的价钱买下来，仿佛是当时的伪中储券七元。同时还买了部合河康氏道光原刻初印的张惠言《七十家赋抄》，价钱一样。现在光这《赋抄》的标价怕也得以千元计吧！

其实《十三经》中我最少兴趣的是《仪礼》，迄今不曾通读过，可不知怎么会和它再度结缘。其事已在刚解放我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前，从常去的修文堂书架下面发现一部《仪礼注疏》，是顾广圻据黄丕烈所藏宋严州本经注和宋单疏本合编、嘉庆时由张敦仁用方体字精刻的本子，张敦仁还刻了一部仿宋的《礼记

郑注》，也很有名，价颇贵还不难得，独这《仪礼注疏》极为罕见。抗战胜利初我曾在吕贞白师寓所见过一部黄纸毛装本，莫棠旧藏还写有长跋，现在这部则是白纸印本八大册，整洁如新。修文堂其时设在原霞飞路后改淮海路的某弄一号，老板孙实君是沪上旧书业的魁首，可对此书偏未注意，只以旧人民币二万即后来的二元卖给了我，行话所谓“卖漏了”。

我对清代的掌故倒是有兴趣的，乱七八糟的杂书看了不少，知道雍正帝为曾静一案编刻《大义觉迷录》颁行全国，到乾隆时又成为禁书的事情，也知道因为被禁留在世上极少，只到清末为了宣传反满似用铅印印过一次，仍不多见。可有一次，大概是1954年前后我任教上海交通大学之时，在汉口路苏州人开的来青阁遇到一个衣着破烂的人来卖书，打开报纸一看竟是当初殿版原刻印的《大义觉迷录》，衬装四册加函套上贴小纸写书名，一看便知是陶兰泉的藏书，于是我以二元买了下来。来青阁的店员告诉我，此卖书者当年曾为陶家修书装书，现在潦倒了，这书当是从前偷着留下来的，店里怕他以后来纠缠不敢要。稍后张

菊生(元济)老先生想看此书,向顾起潜(廷龙)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借,可馆里也没有,起潜先生就向我借了转给菊老看,所以如今书里还夹有起潜先生写给菊老的便条,可惜我不曾趁此请菊老写几行题跋。其时菊老虽已半瘫痪,还能坐在床上与来客谈话并用毛笔写字。1956年我为征集交通大学校史资料曾拜见过他。

我买清中叶藏书家倪模的《经锄堂书目》手稿一事,已记在1992年所写的《记传薪书店》里,近又编入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拙撰《学苑零拾》。而当日传薪老板徐绍樵出示新收此稿本问我,我答以“当然有用”者,是因为我不仅看过叶昌炽的《藏书纪事诗》,记得有倪模的专条,所引的洪亮吉《北江诗话》也看过,前些年还在复兴中路的诵清阁买到倪氏藏过的抄本《帝王宅京记》,并且听顾起潜先生讲过倪氏所藏编刻有《江上云林阁书目》,其书极为难得,起潜先生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也只弄到个晒蓝本。于是我把这一大部过去谁都不知道的《经锄堂书目》手稿孤本买了下来。至于《江上云林阁书目》的刻本,